

唤醒遗忘的记忆 ——《所罗门之歌》中美国黑人民族主体性建构

廖丽玲

(广东培正学院 外语系, 广东 广州 510830)

[摘要] 虽然经过第一次解放,美国黑人今天依然面临被美国白人主流社会边缘化的危险。文章从主体性视角出发,对托妮·莫里森的名著《所罗门之歌》中黑人的民族主体性建构进行了探讨,指出在彼拉多和吉他的引领下,作为第三代黑人代表的奶人记忆中沉睡的民族性被唤醒,毅然重返黑人世界的精神家园。奶人这一民族主体性重建的成功塑造展现了黑人成长的历史进程。

[关键词] 主体性视角; 《所罗门之歌》; 民族性建构

[中图分类号] I1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10)01-0104-03

一 黑人民族主体性的丧失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非洲人被贩卖到美洲大陆后,被无情地剥夺了与旧世界的文化联系和社会支持系统,再加上殖民者的文化渗透政策,他们的民族文化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心理受到扭曲的非洲黑人由被动到主动,由被迫、忍辱到逐渐适应,认同了殖民制度为他们规定的身份和地位。黑人的民族意识在两种异质文化的冲突中逐渐被削弱、淡化,甚至濒临没落的危险,时代呼唤着美国黑人身份的重建。

二 梅肯·戴德:美国黑人民族主体性丧失的代表

建构和完善自身的主体性是被社会边缘化的弱势群体或少数族裔向中心递进的共同策略,这一打破弱势群体的沉默处境、修正和消解殖民的语言暴力的伟大尝试,为弱势群体探索非边缘化的道路提供了有效的反抗策略。在《所罗门之歌》中,从父亲梅肯·戴德(Macon Dead)的蜕变到儿子奶人成长的心路历程,就是黑人男性主体性的丧失到艰难重建的胜利之歌。

其实,梅肯·戴德(Macon Dead)的姓就是殖民统治者歧视黑人的突出表现。梅肯·戴德的祖父在获得解放之前是一名农奴。一次,在登记黑人姓名时,一位喝得酩酊的白人军官在完全没动脑子的情况下胡乱地把应登记在“父亲”栏下的“死亡”错写在了“姓名”栏下。白人官员的一时疏忽竟导致梅肯一家三代以“死亡”为姓,使之在现实生活中被扭曲、异化,无法回归到他们自己的传统文化中去。正如莫里森所说的那样,“如果你来自非洲,失去了自己的名字,麻烦就大了,因为你失去的不仅仅是你的名字,还有你的家庭,你的部族。如果你失去了名字,死后如何与你的祖辈联系呢?

那才是巨大的心灵创伤。”^[1]

失去非洲姓名的奴隶们既无法得到白人的认可,又失去了与自己文化传统的联系,他们只能活在孤独、失落、无依无靠的边缘地带。小说中,梅肯的父亲——第一代梅肯·戴德经过16年的辛苦耕耘终于获得的一片农场被白人骗走并霸占,梅肯为保护他的农场被毫无人性的白人开枪打死。从此,奶人的父亲——第二代梅肯·戴德不得不和姐姐彼拉多到处流浪,残酷的现实使梅肯认识到“占有东西。让你已占有的东西去占有别的东西,然后你将占有你自己和别人。”^[2]作为1869年前后在美国刚刚被解放的黑奴的代表,第一代梅肯·戴德的悲惨遭遇深深刺激了第二代梅肯·戴德。他从一个热爱劳动、憧憬美好生活的黑人青年转变为一个唯利是图、精于钻营的靠向穷人出租廉价房屋的投机商人,就连对黑人同胞他也毫无怜悯和同情心。吉他(奶人的好友)的奶奶因无钱支付给梅肯4美元的房租而乞求梅肯宽限她几天,梅肯无情地要求她星期六必须把拖欠了两个月的房租交上,连星期天(晚一天)都不行。梅肯完全接受了当时美国社会白人的价值观,他凭借灵活的头脑和投机钻营一步步使自己成为靠向穷人(主要是黑人)出租房屋的暴发户,在获得物质成功的同时,梅肯的心灵世界发生了扭曲。他变得自私、多疑、毫无人性;他为了袋金子而与妹妹彼拉多分道扬镳;他因为怀疑妻子露丝与他父亲之间发生了乱伦而疏远她,使她几十年来一直生活在无性无爱的世界中;他根本不去尽父亲的义务,与女儿和儿子之间缺少交流,形同路人。

梅肯竭力要把儿子奶人培养成像他一样唯利是图的拜金主义者,他成功了。在小说的第一部分,奶人是一个和他

[收稿日期] 2009-11-08

[作者简介] 廖丽玲(1978-),女,广东佛山人,广东培正学院外语系教师。

父亲有很多相似之处的自私自利的人。他没有责任感,初次去姑妈彼拉多家时就被小他一辈儿的哈加尔所吸引。两个人之间多少有些乱伦意味的关系持续了 12 年,直至奶人对大他几岁的哈加尔开始厌倦并决定抛弃她。然而此时的哈加尔已经真正爱上了奶人。因此,在收到奶人绝交信后哈加尔发疯般手拿刀子要捅了奶人。她误认为奶人开始喜欢像白人那样的女孩儿,因此她试图靠化妆品和服装来重塑自己的形象,以期重新获得奶人的爱。然而这一切都无功而返,哈加尔最后在痛苦和思念中死去,是奶人的无情和不负责任导致了哈加尔的毁灭。

三 奶人: 在彼拉多和吉他帮助下重建美国黑人主体性

父亲让奶人继承了戴德家族的男性“遗传基因”——缺乏责任心,而引导他由一个冷漠自私的花花公子转变为继承非洲文化遗产的民族之子的,是他的姑妈彼拉多。事实上,黑人女性彼拉多才是该部小说中的道德核心,她不仅毅然地承担起保护家人和背负家族责任的重担,而且作为黑人族价值观念、传统文化的代表者和体现者,彼拉多为该族群的成员提供了物质上和精神上的供养。自出生之日起,彼拉多就有着强烈的自主性。在她出生以前,母亲便死去了,她在没有任何帮助的情况下从母亲的子宫里挣扎着拱了出来,拖着她的脐带和胎盘。彼拉多的成长过程中没有受到传统女性性别角色的束缚,她从小就天性狂野,无忧无虑地、随心所欲地在父亲的农场和周围的树林里享受着她的自由。她是自然之女,不仅身上有股树林的气味,而且她的名字也被赋予了“树”的象征意义。并且,“她平滑的腹部标志着她不是女人生出来的——从神秘意义上讲,她是大地,是万物之母。”^[3]当丽芭(Reba)被男友打骂时,彼拉多把尖刀捅进了这个男人的心脏以威胁他不要伤害自己的女儿;在哈加尔被奶人抛弃,丧失生存信念时,彼拉多不顾一切地找来孙女喜欢的东西以唤起她对生活的兴趣。

同时,彼拉多也是奶人的保护人。在奶人未出世前,父母亲的关系早已破裂,父亲根本不希望这个孩子出世,母亲露丝在彼拉多的帮助下抗拒了丈夫的意愿,坚决生下了儿子。从某种意义上说,彼拉多和露丝一样,是给予奶人生命的人。成年后,奶人因受父亲的教唆半夜偷取彼拉多的金子,被巡警抓获。为了把奶人从监狱里救出来,身为地位低下的黑人女性的彼拉多不得不委曲求全,讨好白人警察。可见,与冷漠无情的、一心只想着占有财产的哥哥截然不同,彼拉多是“一个充满爱心与关切的女人”,“她随时准备奉献几乎是无限的爱。如果你需要她——她会给你。”^[4]

不仅如此,彼拉多还是奶人成长道路上的领航人,指引着奶人追寻真实名字和传统文化。与戴德家族的男性成员相反,彼拉多,该家族唯一的一位女性,把写有自己名字的纸片珍藏在小铜盒里,带在耳朵上,将身份与身体紧密相连。莫里森曾在接受采访时谈论过名字的重要性:“如果你来自非洲,你的名字就消逝了。这尤其成为问题,因为那不仅仅是你的名字,而是你的家族,你的部落。当你死的时候,如果你已经失去了名字,你怎样和你的祖辈联系在一起?这是一个巨大的心理伤疤。”^[5]¹⁶⁴要治愈这个巨大的心理伤疤,由

于母亲对他的哺乳时间过长而被邻居们戏谑地称为“奶人”的男主人公唯一能做的,就是找寻家族的真实名字。

在小说的第二部分,读者看到了一个全新的奶人。己过而立之年的他感觉自己一事无成,反倒成了“别人倾倒他们行动和仇恨的垃圾箱”,于是他决定不惜路途遥远,踏着彼拉多的足迹去追踪金子的下落以获取独立的资本。来到父亲的故乡丹维尔后,奶人没有找到金子,却意外地从黑人老妇瑟斯那里知晓了祖父、祖母的名字:杰克(Jack)和辛(Sing)。为了了解金子的下落,奶人根据瑟斯提供的蛛丝马迹又去了沙里玛尔——祖父母的故乡。在这个黑人聚居的地方,奶人摒弃了白人中产阶级的文化价值观念,将自己完全地融入到黑人群体,从中汲取了成熟所需的精神养料。随后,奶人完整地听到了彼拉多常唱的《所罗门之歌》,并在苏珊·伯德(Susan Bird)的帮助下,通过破译由家族故事改编的《所罗门之歌》了解到祖先的真实名字和家族的历史。“从他父亲的价值观念到彼拉多的价值观念,他出发是为了寻他父亲关注的金子,却最终找到了彼拉多关注的家庭。”^[5]¹⁶⁴直至此时,奶人才真正意识到彼拉多把她的名字放在耳朵上的原因,“真正的名字对一个人的自我意识是必不可少的。那些被剥夺了这一切的人,他们最终目标就是为自己做人的权利而斗争。要认识自己与自己的价值,至少需要知道自己的名字”。^[5]¹⁶⁵

由此可见,黑人青年奶人对名字的追寻象征着他对民族身份的回归和传统文化的认同,而他的引路人正是姑妈彼拉多。这个托妮·莫里森多次赞叹不已的黑人女子因为坚持复归民族文化、认同集体身份、承担家庭责任、并帮助以奶人为代表的黑人男性获得人格的完整和精神的圆满而在小说中熠熠生辉。

在奶人的成长过程中扮演另一引路者和启蒙者角色的是奶人的好朋友吉他。吉他出身贫寒,在他 4 岁的时候父亲惨死在白人老板的锯木厂里,吉他是带着对白人的仇恨长大的。他整日浪迹街头,后来加入一个秘密的黑人组织“七天”,这是黑人用暴力手段反抗和对付白人暴力行为的一个极端主义组织。如果在一个星期的某一天发生了白人袭击黑人的种族暴力事件,负责这一天的代号为星期几的那名“七天”组织的成员就要用同样的残忍手段杀死同样数量的白人。“七天”的成员做法遭到了奶人的强烈反对,因为他认为吉他和“七天”的其他成员不是在杀死滥杀黑人的白人凶手,他们杀死的是无辜的白人。吉他坚持认为他这样做是出于对黑人的爱。正是这种偏激和畸形的爱使吉他丧失了理智,他甚至开始怀疑奶人独自去南方寻金是在背叛他,于是把奶人也列在了他的追杀名单之上。在小说的最后,在第二次试图杀死奶人时,吉他意外地杀死了奶人的姑妈彼拉多。小说在表现吉他残忍与冷酷的同时,作者也表现了吉他人性中富于温情的一面,在哈加尔被奶人抛弃之后四处追杀他时,吉他安慰精神几乎崩溃的哈加尔,并给她讲了许多人生的哲理。虽然吉他比奶人只大上五六岁,但很多方面都比奶人成熟。他给奶人灌输了许多有关人生、种族和社会的理解和知识,吉他的话时常唤醒他沉睡的良知,在与吉他的矛

盾冲突中,奶人也在反思、在成熟,并不断修补他残缺的民族自尊心,难怪他的心中,吉他的地位远远胜过了梅肯——给他肉体生命的父亲。

四 结语

纵观莫里森在这部小说中所塑造的几个黑人男性不难看出,黑人在争取民族主体性重建的道路上表现出多重的人性特征。以梅肯·戴德家族为代表的三代男性在人性方面经历了巨大的变化。第一代梅肯作为名义上已被解放的黑奴并没有获得真正的解放、平等与自由,他没有文化的现实使他无法成为白人的竞争对手。第二代梅肯虽然在摆脱贫困上比起父辈来向前大大跨越了一步,但已被白人价值观完全征服的他逐渐远离他的家庭、同胞和黑人文化成为一个可怜的物质上富有但精神上空虚的黑人世界中的弃儿。第三代梅肯(奶人)从小就生活在富足与舒适的中产阶级家庭里,但仍在继续的白人与黑人之间的暴力行为发生在他父母之间,历尽艰辛的南方之行都深深教育和震撼了奶人。在彼拉多和吉他的引领下,他记忆中沉睡的民族性被唤醒,他开始摆脱父亲的影响,抛弃桎梏他成长的物质观和价值观,返回黑人世界的精神家园。对奶人这一民族主体性重建的成

功塑造使得《所罗门之歌》这部小说完美的展现了黑人成长的历史进程,同时旨在向黑人同胞指出:不管在物质上多么成功,在黑民族走向平等和自由的道路上,远离黑人文化的后果是终究要被黑人同胞和黑人文化所抛弃。

[参考文献]

- [1] 贝尔·胡克斯. 女权注意理论——从边缘到中心[M]. 晓征, 平林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1: 272
- [2] Barbara Hill Eigney. The Voice of Toni Morrison [M]. Columbus: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1: 54.
- [3] 王守仁, 吴新云. 性别·种族·文化——托妮·莫里森的小说创作[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89.
- [4] 翁德修, 都岚岚. 美国黑人女性文学[M]. 长春: 吉林大学出版社, 2000: 103.
- [5] 巴特·穆尔·吉尔伯特. 后殖民理论——语境·实践·政治[M]. 陈仲丹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Wake up the Lost Memory

——Self-identity Construction of African American in Song of Solomon

LIAO Li-ling

(Guangdong Peizheng College, Guangzhou 510830 China)

Abstract Although since the "First Liberation", the African American is still marginalized and dangerous to be devoured by the white mainstream. From collective perspective, this paper gives detailed analysis of Toni Morrison's notable work Song of Solomon, and explores the African American's self-identity construction, pointing out that the regression of memory in Milkman and his coming back to the African American's spiritual world demonstrat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ir self-identity.

Key words collective perspective; Song of Solomon; self-identity construction